

陈旭东

现代青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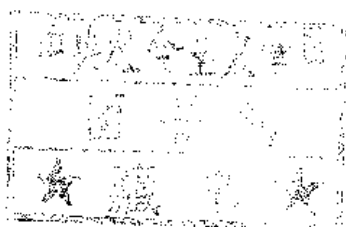
陈旭东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—— 卷 ——

1246.4/15



200189447

6

现代青年

张恨水

出版说明

张恨水(1895—1967)原名张心远,安徽潜山人,现代著名作家。

《现代青年》写于三十年代初。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在上海《新闻报》连载,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三友书社初版。这次根据三友书社一九四六年八月改版后的第三版重排出版,对个别明显讹误稍加校订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现代青年

Xiandai Qingni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32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6 $\frac{7}{8}$ 插页3

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71,000

书号10019·3861

定价2.40元

作者自序

吾作品中，以青年读书不成为主题者，除此篇外，尚有一《似水流年》。《似水流年》说部已为电影公司稍改其情节，播于银幕。公映之第一日，余适客上海，曾拨冗往观。当映至一青年于其爱人前，不认老农为父时，座后有客喟然曰：此非虚想，吾乡实有类此之事。余闻之，心窃慰，以余所描写，幸尚未超过事实也。《现代青年》一书，予不敢谓佳，然下笔时，不敢超出社会实况，则较之作《似水流年》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读者而疑吾言，则在青年驰逐之场，稍加研究，必可发现不少之西装革履，皆父母血汗之资所易也，吾人极不赞成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之旧观念。但见若干青年，耗其父兄血汗挣来之钱，如泥沙掷去，劳逸相悬，亦良为不平。而此等人则尚高谈主义，以现代青年自命。然则所谓不现代者，其程度又当如何乎？作小说者，理不应自置批评于书中。故余亦唯有出之以叹息之态，而名此书曰《现代青年》！

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廿七日张恨水序于上海新亚二楼

目 录

作者自序	1
------------	---

第 一 回

此日难忘教儿半夜起	良辰不再展画少年看	1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 二 回

小试天才牵牛联旧句	高谈人事移榻受新知	15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三 回

骨肉见天真相依为命	稻梁谋晚计刻苦经年	29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四 回

两小无猜寄居增友爱	一介不取弃产绝乡情	44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五 回

一车行李含泪别故园	数件乡仪赧颜探巨室	58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六 回

豪仆夸家世名姝恃宠	新邻来陋巷老媪垂怜	71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七 回

频唤哥哥相亲如手足	辛劳夜夜发奋愧须眉	86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 八 回

含笑订良缘衣裳定礼	怀忧沾恶疾汤药劳心	100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回

病榻感私恩掏肠细语 江头系别绪忍泪偷弹 … 116

第十回

隔室听南音他乡遇艳 故宫看国宝御道联踪 … 130

第十一回

品茗传神殷勤迷座客 读书怯试慷慨说名姝 … 145

第十二回

祇悵情深彷徨度永夜 牵衣泪急踟蹰上归车 … 160

第十三回

遗帕散相思似存深意 闭门作闲话遽启微嫌 … 176

第十四回

年少怎忘情终随艳迹 交深为泄忿自发狂言 … 190

第十五回

冷眼未能逃传书逐客 热心终不改闭户留宾 … 205

第十六回

深入迷途受金迁客寓 忽生悟境侧耳听书声 … 220

第十七回

索影作甘言再施妙腕 赠衣惊厚宠更溺情波 … 234

第十八回

甘伏雌威背师铸大错 真同儿戏负气订新盟 … 249

第十九回

服敌挟郎来高宣约指 伤心连夜梦暗毁家书 … 263

第二十回

意外周全还珠舍爱婿 醉中慷慨奋臂谒封翁 … 280

第二十一回

一电激啼痕登门问罪 满城传笑柄闭户逃名 … 295

第二十二回

接木移花突来和事老 焦头烂额重伍弄潮儿 … 311

第二十三回

捉月拿云蹊踪追旧友 钩心斗角易帜激骄娃 … 326

第二十四回

踣蹠带羞来坠欢可拾 牺牲垂泣道缺憾难填 … 340

第二十五回

别具阴谋暗布迷魂阵 各存退步难抛赤子心 … 354

第二十六回

慈念未全灰两番破产 悲风何足惧千里寻儿 … 371

第二十七回

客店病身孤思儿肠断 倡家秋夜短结伴情豪 … 387

第二十八回

恩怨不分解囊救病叟 聪明尽塞肚筐背情人 … 401

第二十九回

约指借来计成人忽遁 纤腰舞倦梦醒客何归 … 415

第三十回

欲死未能挺身谈奋斗 求生乏术访客作狂游 … 429

第三十一回

一客登堂牧童堪作范 三餐断火名士更无家 … 444

第三十二回

纸上见凶音客窗陪泪 夜阑作小贩雪夜惊寒 … 460

第三十三回

无路忍归来几番生死 弥留依老弱半夜凄凉 … 475

第三十四回

合作变空言又成逐客 相逢忘旧怨好是明星 … 489

第三十五回

嫁婿为风流屈成伉俪 见娘搆疑案当作偷儿 … 504

第三十六回

事白各断肠生离死别 病痊一哭墓地老天荒 … 519

第一回

此日难忘教儿半夜起 良辰不再展画少年看

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晚上，三四点钟的时候，我们书中主要人物的一个，正在磨豆腐。那时天上的星斗，现着疏落零乱的样子，风在半空里经过，便有一些清凉的意味。街上是一点声音没有，隐隐惨白的路灯，在电灯柱上立着，映出这人家的屋簷，黑沉沉的，格外是不齐整。因为街上的情形是这样，所以屋子里头的磨豆腐声：兀突，兀突，……一声声响到街上来。屋子里是个豆腐作坊，低矮的屋子，露出几根横梁。簷席下垂着一个圆的篾架子，上面晾着百叶，柱子上挑出许多小竹棍子，棍子上挂着半圆形的豆腐旗子，好象给这屋子装点出豆腐特色来。四周除悬着豆腐旗外，其余是豆浆缸，豆干架子，磨子，烧豆浆的矮灶，大缸，小桶，以至于烧灶的茅草，把这个很小的屋子，塞得一点空隙地位都没有。屋子柱上挂了一盏煤油灯，灯头上冒出一枝黑焰，在空中摇摇不定。满屋子里，只有一种昏黄的光，照见人影子模糊不清。这磨子边有个五十上下的老人，将磨子下盛着的一木盆豆渣，倒在矮灶上一个滤浆的布袋里，要开始作那筛浆的工作了。灶门口茅草上，坐着一个青年秃子，灶里的火

光，照着他通红的脸，圆顶上，稀疏的黄发，光光的额角，半开不闭的眼睛。他手上捧了一束茅草，只管向灶口里塞着，不时的头向前点动着，在那里打盹。老人道：“小四子！你今天又没有睡够吗？”小四子突然头向上一伸，睁开眼道：“水烧开了吗？”老人道：“水是没有烧开，柴快烧完了。年轻人这样打不起精神来，怎样混到饭吃！时候不早了，去把小老板叫起来罢。”小四子道：“天还没有亮啦。小老板叫得起来吗？这未早，把他叫起来作什么？”老人将蓝褂子的大襟掀起一片，擦了一擦额头上的汗珠，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今天是你小老板初中行毕业礼的日子，天亮就要去，早点把他叫起来，让他洗洗脸，吃些点心，舒舒服服的，让他上学去。”说时，摸了胡须道：“我挣到今日，很是不容易。”说着，用手互相搓起来，嘻嘻的望着小四子，于是小四子放下了火箸，向店房后面去了。这个老儿，站在一条脚踏上，两手扶了滤布，向左右周折的筛着，将豆浆筛到那水锅里去。他听到豆浆轰轰隆隆落到水锅里去的声音，好象都很有力量，象在那里庆祝着他事业的成功。那滤布袋的十字木架子上，墨笔写着“周世良记”。他望了那字，一个人自言自语的道：“我周世良倾家荡产，抚养儿子，儿子居然考了第一，得有今日，也不枉费这番苦心了。”他如此想着，精神大为振奋，两手摇着滤布，更是得劲。约摸有十分钟的工夫，小四子将小老板周计春叫来了。他穿了黄番布的短脚裤子，上身套了翻领短袖子衬衫，露出白中带红的皮肤来。他头上短黑的头发，半蓬乱着，两手一阵向后抄着头发，还连

连的打了几个呵欠，表示出他朦胧未全醒的神气来。周世良放下了滤袋，迎上前来，笑道：“孩子！你已经睡够了吗？”计春伸了一个懒腰，笑道：“醒是没有醒过来，可是我不起来，你还会叫我的。嘿！豆腐浆没有开锅，还早着啦。”世良道：“小四子！你来筛浆，我有点事去。计春！你洗脸漱口罢。”说着，他走进屋子里去了。一会子工夫，他手上提了一个白布包袱出来，将它放在帐桌上打开，一双漆黑光亮的皮鞋，一双干净平整的细纱袜子，一套白如雪的制服，一样一样的举了起来，笑着问计春道：“昨天一天，我就全给你办好了。”计春接着衣服，先看了一看，周围四转打量了一遍，简直没有可以放下的地方，依然放到帐桌上来。世良道：“新东西，不要没有到学校里去，就弄脏了。”正说着，远远的听到喔喔喔！鸡叫了几声。接着门外咚咚咚有小车轮滚着石板声。世良道：“推菜的车子，已经上市了，去换上衣服罢。”计春将衣服包起，依然到后面卧房里去。世良回头一看，锅里的豆浆已经沸了，拖过木桶来靠住了矮灶，将大木勺舀了豆浆，向木桶里倾下去。那豆浆的热气，哄哄的向上蒸着。世良卷了蓝布褂子的大袖，两手臂上的肉筋，条条的向上鼓了起来。口里噓着风吹那豆浆的热气，还不住的唱着不成板眼的皮簧：“我本当，不打鱼，家中闲坐。无奈我，家贫穷，无计奈何！清晨起，开柴扉……”“干爹！豆腐浆得了吗？”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用手扶了店房后的院门，向这淡黄色的灯光里面望着。世良手扶了木桶，伸着手道：“拿碗来，我和你舀上一碗罢。菊芬！你妈起来了吗？”菊芬道：“妈起来

了，她不喝豆浆。”世良将豆浆连续的舀完了，找了一个箩筐，将浆桶盖上，便开了一扇店门。在屋檐下向天空上看了看，东方有些鱼肚色，头顶心的星斗，只剩几个杯子口大的大星了。世良走进屋来，向菊芬道：“你不喝豆浆，问豆浆开不开作什么？”菊芬道：“若是没有开，我来烧火，让小四子筛浆，你好料理着计春哥上学。”世良望了她笑着，摸了胡子道：“你计春哥毕业，连你也起了劲，你现在知道读书上学，是一件好事吧！”菊芬嘴里啣了个指头，靠了门道：“下半年平民小学毕了业，我也进中学去。我妈说，她给我攒了几十块钱了。干爹！你也帮我一点忙罢。”世良道：“你计春哥说是下学期，要到南京进高中去了，这不定一年要花多少钱，我还帮得起你的忙吗？只要你计春哥把书念成了功，我们都好了。瞧瞧去，你哥哥衣服换好了吗？”菊芬走到他面前，一弯腰，将他的青布裤脚子牵了起来。笑道：“干爹这裤脚上破了这样一个大窟窿，怎么也不脱下来补上一补？”世良笑道：“我一个磨豆腐的人，整天身上水淋淋的，穿得那样好作什么？”正说到这里，皮鞋橐橐作响，计春走了出来，见了父亲，缩住脚一立正，两手扯着衣襟，说道：“我这身衣服，真合身材，可是下半年我不在这学校里念书，这身衣服恐怕不能穿。”世良道：“不能当制服穿，平常当便衣穿，还有什么不行吗？只要你好好的念书，多穿我两件衣服，那倒不要紧。”计春又掉转身来，向菊芬道：“你看，这比我那套旧制服要好得多吧。今天下午，我们一路去游菱湖公园去。”菊芬跳了一跳，笑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世良道：“菊芬！这就是你不对

了。刚才你还说，要干爹帮你的忙，好让你去念书；现在听到哥哥说要去游公园，你马上就起劲，这是读书人的样子吗？”菊芬反转左手去掏了辫梢，只管在右手心里转着打圈，微微的向世良笑着。世良道：“你穿了这衣服，让倪干妈去看看吧。”计春道：“这样早，干妈怕还没有起来吧！”菊芬笑道：“我妈早起来了，在做东西你吃呢。”世良笑道：“你看，干妈都在做东西你吃了，你若是没有起来，怎样对得住人呢？”菊芬拉着计春的手道：“去罢，我妈等着你呢。干爹！你等一会再来点豆浆的滴，一路去。”世良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饿。”计春整了一整衣襟，也笑道：“干妈有吃的呢。你磨了一早的豆腐，还吃不下去一点吗？”世良看看儿子穿了这一身新制服，头发又是梳得溜光的，在捆腰的板带上，取下了旱烟袋啣在嘴里，笑嘻嘻的装了一袋烟抽着，望了计春和菊芬并肩站的样子，说不出来有一种怎样的高兴。他口里啣了烟嘴子道：“好罢，我转老还童，跟着你们后面也来玩一个罢。”于是三个人推开店房后院门，到菊芬家里来。菊芬的母亲倪洪氏，是个女鞋匠，就在这后院三间披屋里住着。每日在鞋子店里，接几双鞋帮子回来做做。她和世良，是个来回帐，菊芬拜世良做干爹，计春又拜倪洪氏做干娘。他们一走到后院，便见倪家正中供祖先的屋子里，在正中桌上，点了一对小小的红蜡烛。走进去看时，有两个大瓷盘子，一盘子装着糯米糕，一盘子装着粽子，都是热气腾腾的。洪氏听到他们来了，早捧了一把瓷壶出来，笑道：“周老板也来了，不来，我还要去请你呢。菊芬！你把抽屉里那一把筷子和

一碟白糖拿出来。”菊芬答应着，拿了放在桌上。那碟子白糖上面，还放了十来根红丝。世良看了，不住的点头，向计春道：“你不要辜负了你干妈这番苦心。你看这白糖上放了红丝，还取个吉利意思呢。”洪氏斟了两杯茶，让他爷儿俩坐着，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过来。计春笑道：“这一早东西都预备好了，多谢干娘费心。天还没有亮，你先吃两个粽子罢。”洪氏一伸手，就拿了一个粽子，将粽箬剥了，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，然后送到计春面前来，笑道：“恭喜你今天毕业，不要忘了高中，高中，粽子总是要吃一个的。这是好口气，以后你还要高中呢。”计春接了粽子吃着，笑道：“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，以为读书的人，都是象从前三考一样，赶考中状元。我和爹爹早说好了，初中毕业以后，我就去学工……”洪氏道：“哟！要学工，为什么还费那样大的事，在学堂学许多年，家里花许多钱呢？想学那样，到那一行去学三年徒就是了。”计春道：“我若是愿当一个木匠，或者愿当一个裁缝，自然用不了费这样大的事。不过我的意思，是想当个造机器的工程师。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这项人才。”洪氏笑道：“做机器倒是一项发财的事情，但是就怕抢洋鬼子的生意不过，还是毕了业混个差使当，大家都风光些。”计春笑道：“和你们这些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太说话，真没有办法。”世良手上又拿了一块糯米糕，蘸了一些白糖，塞在嘴里吃着，笑道：“我要去点油了。再不去，豆浆就冷了。”说毕，就向外走。走到院子里，向屋子里叫道：“天快亮了，计春！快上学去罢。”计春向门外看时，果然天上已经现了灰色。他

就拿了一块糯米糕，向外走来。菊芬在后面跟着，悄悄的问道：“计春哥！今天下午，你是带我去游公园吗？”计春道：“你到我屋子里去，我慢慢的告诉你。”他说着，向屋子里走，将一顶帽子，交给菊芬道：“你给我戴上。”于是坐在凳子上，等菊芬来戴。菊芬低声笑道：“我手上有糖有蜜吗？为什么要我戴帽子？”计春道：“这个时候，外面没有光亮放进来，灯下照镜子又看不见，所以要你给我戴上，免得戴歪了。”菊芬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我就给你戴上罢。”于是两手捧了帽子，给他端端正正的戴上。计春突然握住了她一只手道：“今天吃糕吃粽子都有意思的。祖宗位前点了一对红蜡烛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菊芬道：“那有什么不懂的？不过是要红红火火罢了。”计春道：“我看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猜是什么意思？点红蜡烛……”菊芬将手一抽道：“不是你今天去行毕业礼，我要说出不好的来了，你这个人越学越坏了。”说毕，向计春丢了一个眼色，掉转身来，就跑走了。计春笑道：“你只管跑，下午我不带你出去玩。”说着，整了一整衣服，走了出来。这时天色已经灰亮了，天上没有了星斗。豆腐店前的几块铺板都取下了。世良摆了一块板子，坐在店门口，板子上叠了一叠布。他用铜勺子，在豆腐桶里舀起豆腐来，用布块继续的包豆干。你看两只袖子高高卷起，十个指头叠着布块，十分的快，一折两折，就包成一块豆干的皱形。那豆腐的汁水，由板子向下流着，流到门口的石沟里去，溅了不少的泥点，到他赤脚上去，他都不理会。他又继续在那里唱不成板眼的皮簧：“这才是，有子不教，父母之过；教子不

严，师之情！……”他看见计春走了出来，就向他笑着：“哟！孩子！你上学去了？”门口有两个赶早市买豆腐浆吃的，世良就指着计春，告诉他们道：“你看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今年十七岁，在省立模范中学初中班，考第一毕业了。你们看我周老头子不出吧？我还有这样一个儿子呢。”他看到计春遥遥而去，眼望了儿子的后影，只管微笑。计春见父亲如此得意，也是很欢喜，穿了那双新皮鞋，走着石板路橐橐作响。正走着，身后霹霹扑扑一阵脚步声，回头看时，却是菊芬跑来了。便停了脚笑问道：“你跑来作什么？你不是不理我就跑走了吗？”菊芬笑道：“谁教你不老老实实的呢。”计春笑道：“我还会老实的，你不要跟着后面来。”菊芬撅了嘴道：“人家规规矩矩的来和你说话，你还是这样顽皮。”计春道：“什么规规矩矩的事。你不开口，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来着？你不是问我下午到不到公园去吗？”菊芬微笑道：“你若是不肯带我去，我就不去。”计春笑道：“你以后不躲我了吗？”菊芬撅了嘴一扭身子道：“你老是这个样子，我不和你说话了。”说毕，忽忽的就向回家的路上走。走了许远，回转头来，向计春看了一眼，跟着又走开了。计春本来是高兴，看了菊芬对他这番情形，格外的高兴。笑嘻嘻的走到学校里来了。他们的校长冯子云，是个提倡早起的人，平常已经是要学生早起，遇到了有什么庆典，他就特别的要人起早。所以今天这个初中毕业盛典，他又事先向学生预告：今天非特别加早不可。当周计春走到学校里来的时候，正好顶头遇到了校长。他笑着向他道：“周计春！你是考毕业考试的第一人，怎么

你到校的时候，却排到了第二三十名？这可有些美中不足呀！”计春是个自负勤快的学生，听了这话，心里着实是不痛快。但是看看同班的学生，真到了有二三十名。这是一件事实，叫自己实在无法可以去分辨，只好红了脸，答应着一声是，自己就悄悄的走到同班里面去了。果然，今天一切都早。一线金黄色的太阳，刚刚照到院子里高墙上的时候，便已咣咣的打着上堂钟，开始举行毕业典礼了。学生都穿了整齐的制服，鱼贯上堂；堂上高叉着两面大旗，四周贴着一些红绿纸的标语；门窗上扎着松枝的花圈，平常一个每日看到的大礼堂，这便有些不同的景象了。只是有一项更为别致的，就是正面墙上，更添了几张人物图画，是一般学生所认为不可解的。学生教员们上了堂，照着一切仪式举行过了之后，校长坐在讲台上面喊了毕业生的名字，挨了次序，开始发给毕业文凭。当然，喊到第一名，便是周计春。他由群里站立起来，走向讲台前面去。他行了一个鞠躬礼，两手捧着，在校长手上接过文凭来。冯子云道：“周计春！你这次考第一，当然是你平常还用功；然而这不是根本原因，根本原因，可是为着你是个穷苦出身。你在书本上，当然知道世界上已经有不少的伟人，都是从穷苦里出身的。那么，你自己时时刻刻记着你是穷苦出身，时时刻刻记着要作一个伟人；你虽不必有什么大的成就，至少你不失为一个人类中的人。我很看得起你，在这墙上挂了几张图画，让大家看看，这个意思是很深的。你瞧，是不是呢？”计春答应了一声是，再等校长的回话。冯子云道：“你坐回位子去，我有几句